

对我赴美留学人员的状况分析和政策建议 Analysis and Suggested Policies on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陈树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1991年1~7月在美国居留期间,我对我国在美留学人员作了力所能及的接触、了解和研究,现提出这份研究报告。受时间、地点、对象等条件所限,难免局限和片面。

一、我留美人员的基本状况

我国现在美国的留学生有4万多人,其中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员是主体,约占90%以上。学习结束未按期回国的超过80%。留学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公派或通过托福考试自费留学的。从总体上看,这支队伍的学术素质是好的。目前,它们的学习、工作和心态的基本状况如下:

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学习十分刻苦。有位女青年在接受博士证书后说,她用了8年时间越过了英语、硕士、博士三座大山,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千辛万苦。美国教授也承认,美国的大学中成绩比较优秀的大体是三种人:德国学生、犹太学生和大陆来的中国学生。

在美国公司或大学里工作过的留学人员普遍反映工作上感到压抑,在职务、工薪待遇上遭到歧视。在业务水平相当时,中国人的工资比白人低1/3,而在工作的勤奋程度上,中国人往往远超过白人。中国人在美国社会上必须付出远超过白人的辛勤努力,才能出人头地。有些白人顶头上司业务上还不如我们的留学人员。

留学人员中,关心祖国的风气是主流。不少留学人员说,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唯独中国人碰在一起就议论祖国。工作单位、同事、父母、亲属的国内来信都成为彼此议论的中心,国内的改革、建设、市场、物价都是关心的议题。反对不正之风,反对腐败当然也是他们议论的重要内容。

1991年上半年,美国舆论界反对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宣传很激烈,我国在各地的许多留学人员自动地组织起来,联名给布什总统或参众两院写信申述理由,反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去年我国东部地区遭到严重水灾,许多留学人员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表示关切。

留学人员身居美国,经常思考中国如何摆脱落后,跟上时代步伐,希望祖国繁荣强大。他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清除不正之风和消除腐败、监

督机制的完善、科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人才流动等。

二、逾期不归的原因分析

1. 对回国的心态

留学人员的学术业绩、职称、职务、发展前景和在美国的经济状况的不同,其回国的心态也有所不同,大体如下:

30岁上下,在国内学术和业务上尚未成熟,年纪还轻的留学生,通过几年的居留,语言上能够应付听课、学习、打工、生活,得了硕士学位后,也能得到年薪1~2万美元的工作。他们可塑性强,在美国已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回国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小。

40岁上下,在国内学术和业务上渐趋成熟,职称上已是讲师、工程师,工作发展前景比较明朗。他们虽然对回国与否比较含糊,但一般不堵死自己回国的道路,回国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50岁上下,在国内学术和业务上已经成熟,职称上,有的已是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教研室和研究室主任。他们回国态度比较肯定。但是,既然签证上有可能,又有业务上的需要和爱好,不妨再呆一段时间。他们久留不归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美国退休金多寡与本人累计所交所得税的金额和各单位财力密切相关,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宽裕。

2. 影响回国的主要因素

留学人员能否按时回国,主要因素有五个:

第一,美国签证允许的居留期限。居留期限是动态的,可以因为种种原因申请延长签证期限。但是“六·四”以后,美国政府规定凡1989年6月4日以前到美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期限一律自动延长到1993年年底。这给逾期不归提供了一个客观条件。应该向美方交涉,要他们改变这种政策。估计1993年底以前,将有一部分留学人员会学成回国。

第二,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留学人员在美国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科研项目经费资助;二是打工;三是协助教授做些教学辅助工作获取报酬。科研项目是有期限的,当项目结束而无后继时,资助就停止。打工每小时收入4~5美元,机会和收入均因地

而异,时间紧张,生活辛苦。教学辅助工作稀少。取得学位后,到公司工作都是聘任制,并非铁饭碗,加上职务升迁和薪金待遇都低于白人,心情不舒畅,有压抑感。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不稳定的。

第三,事业心。事业心是我留学人员决定归留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年的自然科学留学人员中,几乎都怀有强烈的事业心。到美国以后,他们的视野大大开阔了,总是把学到的、感受到的与国内的实验室和车间对比,感到将来回国以后有许多事情要做。从显身手来说,中国这个舞台比美国要大得多。如果我们对已经回国的,将来回国的人才,能给以很好的施展才能的机会,无疑会对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对祖国的奉献精神。这是决定归留的重要的精神因素。80年代以来,我们曾经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所失误,但是纵观全球,我国仍不失为重视精神教育和思想建设最好的国家之一。封建腐败的旧中国尚且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国效力,新中国的留学人员报效祖国的精神一定会逐步发扬光大。

第五,国内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80年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提高科技经费的投入,提高科技开发的装备水平,人才流动,脑体倒挂,夫妻两地分居,住房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从政策的角度,我们只能立足于后三个因素。如果我们加重后三个因素的份量,则在一定的时机,回来的人一定会逐步多起来。逾期不归并不等于将来也不回来。如果我们的政策得当,增强吸引力,则争取较多的留学人员回国是完全可能的。

三、对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政策的建议

1. 中央关于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方针应该作为国策,长期贯彻下去,要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中体现出来。我们的教师、艺术家、作家和演员是灵魂工程师,应该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地投身于这项工作。中、小学还应开展作文、演讲、参观纪念馆、扫烈士墓等有意义的活动。这是强化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支柱的百年大计。

2. 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应继续增派留学人员。

要选派产业界德才兼备,有实践经验,外语能力较强的工程技术人员出国作实地考察。选拔的重点应放在中年。鉴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方面的世界发展趋势,对留学生的选派应适当增强日本、德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的比例。

我国国营大中型企业面临着生产的国际化和市场全球化的激烈竞争,需要一大批国际贸易、企业管理、金融、银行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这种人才既需要在国内培养,也需要送出去培养,还应该在国外的大公司、大商社工作一段时期。派出的地区宜多元化,增加日本、香港、南朝鲜、东南亚和欧洲的比重。

3. 要尽量发挥留学人员队伍的作用。从现状看,我国留学人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第一,一些留学人员在美国参加了全国性的科技协会,在美国一流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学术上有不少创见,但是这些论文和创见却没有在国内发

表。原工作单位也已失去与他们的学术联系,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应该加强联系,尽量不要让他们像断了线的风筝,游离于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外,要把他们当作我国科研工作在国内的延伸。请他们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思路、新观点、新争论,使他们成为我们工作上的参谋和耳目。这将有利于我们的教学研究工作,也有助于联系与国内学术界的感情。

第二,许多留学人员,靠打工维持生计和改善经济条件。这种打工绝大部分是体力劳动,报酬低,耗时多,影响学习。有些人在美国逗留多年,语言已完全过关,与当地人已有很多交往。我国企业可以在美国组建公司,聘任他们推销产品,以便通过合法途径帮助我国产品打入美国市场。这种延聘应该按照国际贸易的惯例进行,而不是行政的。他们的公司当然自负盈亏,并遵守中美双方的有关法规。60年代,台湾产品打入美国市场的过程中,留学人员就起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4. 要鼓励学成回国人员保持和扩大与国外的学术和业务联系。要善于扩展他们与国外的交往,变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单位之间的交往。要根据情况继续派他们参加国际性学术活动,不要简单地用机会均等的公平模式限制他们。

5. 优化国家教委派出的留学人员慰问团的组成和影响。我们的出国留学人员对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技术进步有相当深的思考。根据这一特点,建议在慰问团成员中增加科技经济研究人员,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的同时,根据他们需要了解的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工业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科学技术进步的政策、科研体制的完善等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实事求是地座谈讨论。帮助他们理解祖国,有助于他们将来回国工作的精神准备。也就是说,把教委的每年例行的年节问候转变为深层次的情况交流,加深理解。

6. 脑体倒挂问题亟待解决。

脑体倒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根本解决的重大政策性问题。脑体倒挂的根源在于缺乏商品经济观念,对知识的价值认识模糊。

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处在发展时期,为了提高全民素质,必须拉开脑体两种劳动的价值差距,使脑力劳动的价值高于体力劳动,以鼓励人们提高知识水平,促进全民追求知识的热情;当一个国家进入发达时期,社会已具备充足的教育设施,追求知识已蔚然成风,为了防止人们轻视体力劳动,必须缩小脑体两种劳动的价值差距,以维持合理的社会劳动结构。因此,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脑体平均工资比为3~5:1,而工业发达国家却为1.5:1。我国目前约为0.95:1,呈现一种逆世界潮流的反常现象。

这种知识贬值的情况,在80年代进一步加剧,损害了科技队伍的积极性,更严重的是它必然阻碍我们全民素质的提高。当前世界范围的以科技进步为主导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我们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纠正脑体倒挂,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已是燃眉之急,否则我们将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原载《内部讨论》1992年第28期,7月6日出版)

(责任编辑 蔡今)